

薔薇公馆

〔日〕立原正秋 著

时卫国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313.45/LYZ2

蔷薇公馆

〔日〕立原正秋 著 时卫国 译

1313.45
LYZ2

山东文
馨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蔷薇公馆/(日)立原正秋著;时卫国译.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329-2700-5

I. 蔷… II. ①立…②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6716号

图字:15—2007—082

《蔷薇屋敷》©立原正秋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CHIHARA MITUYO.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3.125 插页/1 千字/350

印 数 1—4000

定 价 23.80元

前 言

立原正秋在其创作初期就发表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其中一些作品极具代表性。从1964年至1966年短短三年间，《薪能》《剑崎》《漆之花》《白罌粟》等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其中《薪能》《剑崎》被列为芥川奖候补作品，《漆之花》被列为直木奖候补作品，《白罌粟》获得第55届直木奖。这些获奖作品，给作者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重要地位。

《薪能》是立原的代表作之一，属重笔描写堂姐堂弟情感历程的短篇小说。堂弟俊太郎和大他四岁的堂姐昌子自幼生活在一起，他们有着相同的悲惨经历与遭遇：在本家族逐步没落和衰亡的状况下，他们相继与父母生离死别，后又一同失去抚养他们的祖父。童年降临的不幸，给他们幼小的心灵蒙上难以抹去的阴影……昌子长大成婚后，始终惦念着堂弟。失败的婚姻给了昌子以沉重打击，使她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而唯有对堂弟的爱矢志不渝，同时她也渴望得到堂弟的爱。俊太郎则在昌子出嫁后，失去精神寄托，落魄江湖，常去找傍大款的女人寻求刺激，他觉得生活既无聊又无意义。昌子和俊太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阅历使其感情甚笃，而近亲意识却与互爱的情愫相互撞击。他们从薪能的火苗中看到了没落世家的末路，联想到自己的悲惨命运和凄凉身世，最后毅然做出了无悔的选择。本作品曾被三家国家级电视台先后搬上荧屏，受到广大观众好评。一些文史学家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著名文学史专家松原新一认为《薪能》和《剑崎》都是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美名的好作品。

《剑崎》发表于1965年4月，是一部饱蘸血泪而成的描述混血儿

悲惨命运的杰作。作品以太郎和次郎两兄弟在日本战败之时的不同人生选择为故事线索,围绕着太郎与其表弟宪吉的矛盾冲突,描写了日本战败期间,太郎、次郎及其表妹志津子生存挣扎的多层次生活场景,描述了各自的人生追求、生存抉择及磨难遭遇。作者用凄婉的语言、悲怆的笔调,对二战时期日本社会对朝鲜人的迫害与歧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并以愤激的情绪控诉民族歧视的罪恶及其所造成的历史悲剧,反映出作者呼唤人类和平、消除民族歧视的理性诉求和对不幸历史的强烈反思。作品以高超的叙事手法再现惊心动魄的血腥场面,获得日本文坛大家的高度评价。评论家大原泰惠说,混血是本作品的中心思想,而主人公对命运的抗争则成为作品的主题。从这种意义上说,作品中太郎和次郎、宪吉和世津子以及他们的叔、舅,的确都与自己的命运进行过坚决的抗争。1966年秋,《剑崎》被改编成现代戏剧,在东京、大阪和京都等地演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著名文学评论家埴谷雄高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分别发表评论,盛赞本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蔷薇公馆》描写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别有情趣的故事。三十二岁的安芸周二靠父亲的遗产打发生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经常光顾横滨的麻药窟——蔷薇公馆,在那里吸毒嫖娼。他始终认为自己的颓废是战后社会环境造成的。一年前的冬天,哥哥信行不幸病故,抛下妻子缝子和侄女美佐。周二在哥哥婚前就非常喜欢嫂子缝子,但他玩世不恭的天性给人以处世做人靠不住的感觉,于是缝子为日后生活考虑,嫁给了时任大学副教授的信行。后来,缝子的母亲要求周二娶缝子,缝子也把藏在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周二:她尊重信行,但她心里始终喜欢周二。缝子的爱深深地打动了周二,吸毒成瘾的周二决定戒掉鸦片,告别自己的放荡生活,与缝子走到一起。

《白罂粟》塑造了两个栩栩如生、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一个是有数学头脑而阴险狡诈的串田次郎,一个是没有头脑、充满自卑情结的高中数学教师寺石修。串田利用寺石懦弱而爱贪便宜的弱点,拉着寺石一起钻法律空子,与高利贷债主打官司,将寺石推入火坑。寺石

目光短浅,缺少起码的处世原则,且遇事优柔寡断,一心想发横财,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最后酿成悲惨结局。该故事除了这条主线,另有一条副线:串田毫无仁义地把恩师的妻子据为己有,把恩师逼得发疯,又把妻子楠木素子逼到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条副线与主线同步并行,彼此呼应,相互影响,多角度映衬出“白罂粟”的威力。作品同时塑造了同事三木、串田妻子楠木素子、债主长见、律师安部、花田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深刻揭露了见利忘义、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尖锐地反映出几位主人公在金钱与爱情方面的故事冲突。

《光与风》则以哀怜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悲情故事：渔民耕太郎的妻子菊与船主的儿子雄吉通奸，耕太郎为和雄吉争夺菊而惨遭杀身之祸。雄吉入狱后，菊受到雄吉父亲甚造的呵护。雄吉出狱后，菊又被杀身亡。菊的两个女儿雏子、加代分别被他人收养。大女儿雏子或许是菊婚前当佣人时与主人矢代义明所生的孩子。后来，雏子与矢代义明的儿子辉久产生了感情纠葛。而辉久又先后与加代、表姐耀子及他人妻子发生两性关系。加代后与宏结婚，婚后放荡不羁，为宏所不容，最后做了性爱的牺牲品。姐妹俩的性爱历程惊险曲折，犹如“光与风”一样短暂而充满腥膻，令人扼腕叹息。评论家、作家驹田信二说，本作品是一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故事，与其说是带着腥膻的情调，不如说渗透着杂婚的淫靡，但作品本身并不淫靡。

《情炎》是一部描写性爱题材的上乘之作，重点刻画了织子和她妈妈的情人能登光晴炽烈的性爱历程。寡妇因幡繁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之家，其丈夫死后，先与亡夫的朋友苟合，又和美术学校毕业的石工缠绵，还与另一个工人私通。在其女儿织子眼里，妈妈已五十多岁了，还不守规矩，不停地追求男人，既可憎，也可怜。织子与暴富的资本家的儿子古畑隆志结婚后，对性强烈的饥渴得到了满足，但他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丈夫古畑隆志在外面拈花惹草，金屋藏娇，不再搭理织子。织子难耐性饥渴的煎熬，不顾一切地投进妈妈的情人能登光晴的怀抱，执著地享受性爱。作品塑造了一个性格倔强、为得

到性爱而敢于牺牲一切的女子形象，凸现了性爱的艰难与多变，揭示了性爱往往主宰人物命运的残酷现实。本作品也是立原的代表作之一，后被改编成电影在日本上映。

《漆之花》是一部短篇力作，发表于1965年9月。作品围绕着兄弟二人对艺术的不同追求和对性爱的各自立场展开描述：哥哥麟太郎继承传统的雕刻方法，对艺术精益求精，创作出致密古朴而很有深度的作品，受到行家称赞。但他性格怪异，不通人情世故。在丧失性功能后，放弃了对生活的刻意追求，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之中。弟弟龙次郎与哥哥恰恰相反，他是崇尚时髦的现代派雕刻家，雕刻手法大胆新颖，并想大批量投入生产，以期在全国普及和推广。当其嫂子直子处于窘迫之时，他不顾伦理道德，轻易与其苟合，最终不能自拔。而一场突然的变故，又摧折了他们的性爱进程。作品以性爱为线索，鲜明地揭示了性给兄弟二人所带来的欢愉与苦恼，严肃地剖析了性给家庭和亲情造成的创痛和危害。

在立原正秋的文学世界里，性爱始终是最主要的创作题材。《薪能》《蔷薇公馆》《光与风》《情炎》《漆之花》以及《流镝马》《有烧焦的树的风景》《嫉妒》等，都是描写性爱的短篇小说。《流镝马》中的鬼头武二和方子、《有烧焦的树的风景》中的野尻和节子以及《嫉妒》中的康子和男人，他们之间的故事都是围绕着性爱而展开的。性爱往往随着主线的发展而向前推进，或起伏跌宕，或凄婉悲怆，或柔情似水，或峰回路转，洋洋大观，气象万千，演绎出一个个光怪陆离、五彩纷呈的华丽世界。有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作品则颂扬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有的作品呼唤良心的回归与灵魂的重塑，有的作品则揭露性爱的无常及其丑恶。性爱在一些作品中起调和作用，推动人物命运朝积极方向发展，在另一些作品中则起破坏作用，把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深渊。作者不时运用插叙、倒叙的描写手法，将现实与回忆自然真切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显露出作者对叙事结构和描写技巧的从容驾驭及其说文解字的超凡脱俗。作者高屋建瓴地将读者带进一个充满艺术魅力的崭新世界，让读者尽情领略主人公焕发的无穷

魅力和人文内涵。这种描写手法的自然融入,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性,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灿烂夺目,使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发展深深地感染着读者,令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立原正秋的作品有许多版本,本作品集中的《薪能》《剑崎》《蔷薇公馆》《白罂粟》《流镝马》译自新潮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的新潮文库本,《情炎》《有烧焦的树的风景》译自角川书店1982年3月出版的角川文库本,《嫉妒》《光与风》《漆之花》则译自角川书店1982年12月出版的角川文库本。

2006年4月1日
时卫国于樱花烂漫之际

目 录

MOLD

1	薪能	/ 001
2	剑崎	/ 039
3	蔷薇公馆	/ 088
4	白罂粟	/ 139
5	流镞马	/ 198
6	情炎	/ 218
7	有烧焦的树的风景	/ 278
8	嫉妒	/ 315
9	光与风	/ 333
10	漆之花	/ 371

1



壬生家有两个儿子，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留下一个还很年轻的寡妇和一个女儿。漂亮的寡妇不久便被别人相中，改嫁到了别人家，被留下来的女儿昌子则由祖父抚养。

另立门户的次子在哥哥阵亡后继承了家业，大战时虽然侥幸活下来了，但是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镰仓^①站前的商店街上，为一件无聊的事儿和美国兵吵架，结果被对方用手枪打死了，当

① 鎌倉：地名，位于神奈川县。

时才三十四岁。一个年轻、漂亮的儿媳又成了寡妇，还留下了一个儿子。二媳妇的娘家又给她找了婆家，寡妇第二年春天，便带着儿子改嫁了。

然而儿子俊太郎和新的父亲合不来，当年初夏的一天，他去学校后就没再回家。放学后，直接去镰仓的祖父家，就这样呆在了那里。

祖父壬生时信很高兴，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决定把孙子收下来抚养，想让俊太郎当壬生家的继承人。俊太郎的母亲在东京的世田谷和镰仓之间往返了几次，这事便简单地定下来了。这一年俊太郎九岁，昌子十三岁。不久，两个人便在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十二年，直到昌子二十五岁那年秋天嫁给和泉公三为止。

壬生家是在日本桥^①连续三代经营毛织品的进口商家。到了一九四一年前后已经不能再进口毛织品了，就这样熬到了战争结束，作为进口商家暂时没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至少还得十年时间才能再像原先那样从事自由贸易。正当这样想的时候，壬生时信失去了幸存下来的次子，不久便卖掉了日本桥的店，从此以后，就不再出镰仓家门了。

对于开始没落的壬生家来说，俊太郎是唯一的希望，然而就在孙子俊太郎二十一岁的那年冬天，即昌子和泉公三结婚两个月以后，壬生时信便带着种种遗憾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稻村崎^②的宽敞的宅第和土地已经易手他人，宅第北边的仅百坪左右的土地和盖在那里的能剧堂则留给了俊太郎。

从那以后经历了四年的岁月。

二

昌子八月末得到一个消息：今年是在九月二十二日举行一年一

① 日本桥：地名，位于东京都。

② 稻村崎：地名，位于镰仓市。

度的镰仓薪能^①。那天下午，昌子去买东西，回来时顺便去了坐落在若宫大路上的经销镰仓雕^②的源氏堂。这天是个不合时令的凉爽的日子，街上有的地方还能感觉到夏天的气氛。

昌子坐在源氏堂的店门框上，喝着老板娘给她沏的上等煎茶时，发现了墙上贴着的薪能广告。来到源氏堂并没有什么事，有时候随意地来这里喝杯茶，然后再随意地离开这里。这是昌子四年来的习惯。也可以确切地说，这是四年前嫁给和泉公三那年秋天的一个晴日养成的习惯。昌子喝了口茶，又看了一遍广告。地点是和去年一样大塔宫的镰仓宫。昌子去年是一个人去看的薪能。前年和大前年她是和对能剧不感兴趣的公三一起去的。在大前年的前一年，她是和祖父、堂弟三个人去的，从那时起两个月后，她就嫁到和泉家，又过了两个月后，便失去了祖父。

昌子已经有了欣赏能剧这一奢侈的习惯。在稻村崎时，曾记得祖父在卖掉的宅地内唯一留下来的能剧堂里连续三次表演舞蹈。祖父直到七十九岁临去世以前，一天至少要吃一次鳗鱼。也可以说，对于昌子来说，从小就看惯了能剧，并参加过表演，她懂得怎样欣赏能剧。记得祖父表演的一些舞蹈可以与一流能剧演员相媲美。

源氏堂的店内的货架上，有三个脸谱是一个月前曾经见过的，陈列在同一个位置上。一个是端正的增女^③，一个是端丽的节木增^④，另一个是华丽的孙次郎^⑤。昌子这样将自己与脸谱相对峙，四年来一直和制作脸谱的堂弟壬生俊太郎保持联系。

“那个脸谱就是七月份在这里看见的那个吗？”

昌子问老板娘。

① 薪能：一种在夜间露天表演的能剧。

② 镰仓雕：一种源于镰仓地区的雕刻制品。

③ 增女：一种有气质的女性脸谱。

④ 节木增：一种女性脸谱。

⑤ 孙次郎：一种年轻艳丽的女性脸谱。

“只有节木增是那时候的，其余都卖掉了，这是十天前刚进的。”

老板娘仰望着脸谱回答。昌子思忖：这么说，俊太郎现在还是靠做脸谱为生吧？

“壬生先生有时来，发牢骚说，卖不了可就糟糕了。我丈夫让他做点别的东西，他却笑着说过几天吧。”

老板娘笑了。

昌子又喝了一杯茶后，离开了源氏堂。

昌子沿着高出一截来的参拜神庙用的路走向车站。在较晚的午后的阳光下，樱树林荫道上投着长长的影子。这时，她想起了小时候他们互相看对方的身体。男孩和女孩都露出下半身来给对方看。有时还用手摸摸对方那个部分。俊太郎总是摸昌子，而昌子没摸过俊太郎。在小孩的心目中，男人的那玩意儿也有点凶暴。

有时在没有人的大宅第的房间里玩，有时则在院子角上的草丛后面玩。

和公三快要结婚时，俊太郎曾经问过她：你还记得咱俩互相看对方的身体吗？

“我现在还记得那白白胖胖的陶器般的形状和柔软的感觉。现在的孩子们大概没有那种玩法了。”

昌子一边走，一边想：怎么又想起小时候的这些事来了呢？可是，回忆也许总是这样突如其来。不，和俊太郎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也许只有回忆能鲜明地保留下来。昌子想了想记忆中的两个年轻人的眼睛。壬生俊太郎长得不像父母，有点其貌不扬，但一双眼睛却纯真无邪。在大学里是足球选手，回到家里就做脸谱，他是个对一切都喜欢明朗、单纯的青年。在大战刚刚结束后的荒凉的时代，这个少年年仅九岁就对做脸谱很感兴趣，长期以来在昌子的心目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位置。那样一个青年活在这样的太平时代也许是罕见的。昌子此刻也在一边走路，一边回忆。

壬生俊太郎从足球中发现了成规、节制和勇气。在这当中有一种筋肉跳动、要付出汗水来决定胜负的紧张感。这便是他的一切。

为什么他这样一个人依然对做脸谱感兴趣呢？昌子在与和泉公三订婚时，曾经问过堂弟。昌子认为，踢足球和做脸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的事情。俊太郎只是笑，没有回答，他也许早已从挂在祖父的能剧堂里的旧脸谱中，看到了嫁到别人家的母亲的面影。他从母亲身边离开以后，就没离开过祖父的家。

昌子和公三结婚后不久，就想：还是离不开堂弟呀。这一点她早就预料到了，但没想到后来和丈夫的生活是那么空虚。他们是经人介绍结婚的，对丈夫没什么不满，但是晚上和丈夫行房时，却总是想起能剧堂来，想起那个在那里做脸谱的其貌不扬的男人来。

在祖父的告别仪式上，她抓住堂弟让他答应自己：在我生孩子以前，你不要和别的女人结婚！光阴荏苒，昌子越来越感到空虚。然而现在四年过去了，她的空虚却如同她的性欲一样愈演愈烈。四年过去了，昌子现在仍然没生孩子。今年春天以来，昌子有好几次都想去找堂弟。有一次走到中途又回来了。并不是一个妻子的贞节令她迟疑，而是因为她意识到了他们堂姐弟的血缘关系。

昌子今年也暗自盼着九月二十二号到来。结果到了那一天，不知为什么，她却没去看薪能。过后想了想，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去看。因为嫁给公三以后，在表演薪能的地方从来没见过堂弟。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并不是遥远的传闻。

“今年没去看薪能吗？”

十月的一天，丈夫问过她。这是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一起来到大街上，公三看到六地藏大街的布告板上贴着的薪能广告时，曾经这样问。

“唉，今年没去看。”

昌子稳重地回答。回答完以后，才觉得不摸底细的丈夫在安慰自己，心里有些恼火。

然而，这一年就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在这个二十九岁的妻子的心中，照亮暗夜的薪能的火焰却仍在不停地燃烧。

从昌子和公三结婚的那年起，镰仓薪能就被列为市里举办的文

娱活动之一，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但是昌子在更早的时候就观赏过薪能。第一次是她和祖父、堂弟三个人巡游大和路的那年春天，在奈良兴福寺的南大门观赏今春宗家的表演。那年昌子才十八岁。然而在这以前，她就从堂弟那里感悟到了一种宿命。

三

四月中旬，昌子去目黑的能剧堂观赏了卒都婆小町^①。作为昌子来说，这只是一个习惯而已。祖父生前曾这样对她说过：“看能剧或者跳舞都是女人的一种奢侈生活。不能把这样的东西当杂耍，或者以此来维持生计。”祖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祖父讨厌女演员。祖父说，女人一演戏，就变味了。而且还说看着很不舒服。但对昌子来说，这样的问题怎么样都无所谓。因为懂得“女人的奢侈生活”，她一直善待自己。实际上她虽然跳舞，但却从未参加过春秋两季举行的能剧会。

昌子不知道在目黑的这个能剧堂里遇见堂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昌子也知道堂弟去目黑的能剧堂，但奇怪的是，两个人从未在同一天去过。

“好久不见了。过后请我吃顿饭吧！我现在是一文不名了。”

俊太郎说。看到这样的堂弟是很愉快的。

他们俩没看到最后结束，七点就离开了能剧堂，乘东横线电车到了横滨，然后去了中华街。丈夫公三说大学里开慰劳会，去热海住一晚上。两个人吃着中餐，讲了好多话。

他们俩虽然都住在镰仓，但是自从祖父的告别仪式以来却从未见过面，外人听起来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两个人确实有恋人之间的感觉，这倒是事实，但并不是彼此都回避见面。

“还没孩子吗？”

① 婆小町：能剧剧目之一。

俊太郎一边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喝着啤酒，吃着菜，一边在间歇时问道。

“阿俊，找到结婚的对象了吗？”

“不，不是。”

“说得很含糊啊。我怀不上孩子呀。”

“不是不想生吧？”

“你竟说让我感到脸红的话，好像有点学坏了。公三没有生育能力。据说小时候患流行性腮腺炎，所以不能生孩子了。据说患上这种感冒，一千人里边会有一个人丧失生育能力。前年才知道，听医生做过详细说明。”

“在这文明的世上，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你是可怜公三，还是可怜我？”

“一千人里边出一个，我真服了。他可是个被挑选出来的人。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很多都没孩子，这么说，这些家伙们都患过流行性腮腺炎。大学老师里边这样的人多，真是不可思议啊。”

“真是想不到，不会因为在大学老师才这样吧？俊太郎，你一点也没变啊。”

“你以为我变了吗？”

“我也曾经想过：是不是一个人生活变得没出息了呢？”

“我也已经二十五了，也不是会哭的年纪了。你今年也三十二三了吧？”

“别损人了，二十九嘛。俊太郎，你现在生活怎么样？”

“还凑合啊。年底险些把爷爷的脸谱和剧装卖掉，是源氏堂帮了我的忙。”

“战后都过去十八年了，总觉得站不起来的只有壬生家。”

“用不着哀叹，总会有变化的。对啦，昌子，你好久没来了，不来看我踢足球吗？”

“不是不踢足球了吗？有一次在路上见到福田，听他这么说。”

“有一段时间不踢了。离开学校时，想和别人一样靠领月薪平庸

地过日子。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连平庸也够不上的废物了。去年的事。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我曾经变得懦弱而消沉。当时我既没有想慈爱的爷爷，也没有想小时候和我分手的漂亮的妈妈，而是觉得炽热的阳光下的体育场很亲切。我想我还会有那个健康的时代吗？于是又就开始踢足球了。”

“当时没想起我来吗？”

“想别人的太太也没用嘛。”

“你不是理解我吗？”

“坦白地说，我曾经到过你家门前三次。这可是没说这话之前的事。”

昌子心中缓慢地涌起一种感激，但是她苛刻地问道：

“那干吗不来看薪能呢？一年就只能见一次面，说得那么好，怎么就失约了呢？”

“我只是前年没去。”

“是因为我连着两年都和公三在一起吗？”

“我从远处看到了你为别人的妻子。”

“我又是一想：一次也没能见到你，今年也见不到吧。到时候会感到很空虚，去年就没去，但前年是我一个人去的。”

“世上嘛，就是这样。”

“也许是这样啊。”

昌子将视线投到了菜盘子上，觉得堂弟对自己没有变心，很靠得住。“足球赛场在哪儿？”过了一会儿，她抬起视线，问了一下堂弟。

“秩父宫橄榄球场。下个星期天。”

“抽点时间去看看。我从刚才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了，阿俊，好久不见了，你好像有点学坏了。”

“刚才也说过了，是指服装吗？”

“还有表情，眼神有点不好。刚才我在想，是不是搞上坏女人啦？”

“不，不会的。我现在是纯洁清白之身。”